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25
11 June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二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五下午四时在

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杰克逊先生

理事国 贝宁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圭亚那)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芬奇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萨利姆先生

雷斯先生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093)

主席：我收到塞浦路斯外交部长今天发出的信，要求塞浦路斯被邀请参加讨论并说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的组成。这项参加讨论的要求是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提出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并得到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约翰·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还收到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分别于六月九日和十一日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参加安理会的讨论。按照通常的惯例，并得到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和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另外还收到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的信，要求允许阿塔莱先生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按照安理会以前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在安理会进行审议议程上的问题以前，我要告诉各理事国，秘书长正在途中，他的班机稍有耽搁，但是他马上就会来到这里。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请大家注意 S/12093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这份文件是在本星期开始的时候分发的。

这个会议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塞浦路斯外交部长，我现在请他发言。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而热烈地恭祝你担任这个庄严会议的主席。我们深信，你的优秀品质、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和丰富经验对安理会会议的适当进行是极有利的。

我也要向你这位圭亚那的极有才干的代表表示敬意。圭亚那是一个小国，但在联合国内和不结盟运动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我国跟圭亚那保持着建立在共同原则和道德基础上的最佳关系。此外，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向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深切和热忱的感激，他为促进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崇高目标并为推进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不懈而可嘉的努力。

我们也要向罗伯特·古耶尔副秘书长和布赖恩·厄克特副秘书长为塞浦路斯作出的努力表示深切感激。

我们尤其要向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示感激，他在执行职责时，以身作则，表现出热诚，这是众所公认的。

我们也要感激和赞扬普雷姆·钱德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为塞浦路斯和平事业作出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最后，我要向自愿提供部队和经费使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得以进行的各国政府表示深切感激，它们因而使联合国能够继续执行它值得表扬的维持和平任务。

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是：我并不是来向安理会报告在谋求公正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获得了什么进展。相反地，是因为塞浦路斯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某些不祥的事态发展才使我不得不来到这里。这些发展使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如不加以制止，会导致更大的危机，因而严重危害到塞浦路斯和微妙的东部

地中海地区的和平。 这些事态发展是：(一) 两族间的会谈因土耳其采取的消极态度而陷于僵局；(二) 土耳其故意造成既成事实，为达到分治，它甚至把留在它占领区内的希族塞人赶出去，把成千成万的土耳其人大批的从大陆移到塞岛，使那些地区殖民化，它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

因此，除非改变这种趋势，不然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希望都会消失。

在这种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为塞浦路斯及其人民受到的不正义待遇提出抗议，并向安理会提出呼吁，让联合国——人类良知的所在——采取适当行动，纠正这种使人类遭受极大苦痛，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局势。

塞浦路斯的局面十分暗淡：仍然有200,000难民；数以千计被残杀、失踪和下落不明的人的父母和家属；国际侵略罪行；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塞浦路斯领土仍然被占领，40,000土耳其部队非法驻在塞浦路斯，这为塞浦路斯人民，不论是希族塞人或土族塞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所有这些，概括地说来，构成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悲痛、苦难和折磨不幸地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除了人民的苦痛外，塞浦路斯局势对联合国的效能提出了重大挑战，甚至对本组织继续存在的价值和基本原则提出了疑问。

当大会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以117票对1票——土耳其的一票——通过第3395(XXX)号决议时，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有充分理由相信这项决议也会受到土耳其的置之不理，也会跟联合国以前就塞浦路斯通过的各项决议一样遭遇同样的命运。 我们有这种看法并不仅是因为土耳其投了反对票，也不是因为它的代表在大会有关塞浦路斯的辩论期间所讲的话，而是因为土耳其对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采取的态度，它虽然投了票，但是却置之不理和悍然违犯。

我们相信，从土耳其过去的记录来看，不论它投的是反对票还是赞成票，安卡拉对联合国就塞浦路斯通过的决议一向采取轻视态度。 假若有任何人要提出相反的证据或说法，请他说出来吧！ 我很愿意听听。 现在，我们有权请问：有那一

项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受到了土耳其的尊重？它执行过了那一项决议的那一个规定？土耳其何曾有半点表示，使人觉得它有意执行这些决议？

关于这点，我们记得，自土耳其发动侵略以来，联合国总共已通过十五项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十二项为安理会所通过；三项为大会所通过。没有一项决议得到土耳其的执行，也没有一项规定受到它的尊重。这十五项联合国决议完全受到安卡拉的轻视，被土耳其视为一纸空文。我的意思是：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决议在如此短的期间受到一个国家的践踏。

但是，除此以外，土耳其还选择了一种政策：即不仅对联合国各项决议全然不理，还采取具体和武断的行动悍然违犯这些决议，因而造成了既成事实，使局势更加恶化，粉碎了所有和平解决希望。

我愿对土耳其的这些行动和塞浦路斯问题最近令人担忧的一些事态发展多加详细讲述，因为我认为我有责任将塞浦路斯日益恶化的危险的局势报告给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

应记得，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间会谈第三回合上，两方同意留在政府控制区内的土族塞人可迁至土耳其控制的地区，而留在占领区内的希族塞人可留在那里，并给予一切便利，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包括接受教育和信奉他们的宗教，接受他们自己的医生的治疗和在占领区内自由行动。双方并同意联塞部队可以自由、正常地出入占领区内的希族塞人村庄。土耳其在使协定内对它有利的那几条规定获得执行后，就将其他各项规定弃置不顾，而且加以悍然违犯。土耳其不但以各种借口禁止教员、教士和医生进入占领区、禁止留在占领区内的希族塞人自由行动和过正常生活、不让联塞部队履行经双方同意的任务，而且还开始以镇压、折磨和暴力的手段有系统地把他们驱逐出去。

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维也纳签订有关人道事项的协定到今年五月三十一日为止总共有1,982名希族塞人被驱出占领区，其中有1,000名以上是在最后三个月

期间被驱逐的。这种越来越多的不人道驱逐行径使塞浦路斯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痛。

土族塞人的领导当局对这些驱逐行径作的解释——即被驱逐的人签了所谓的要求他们移至政府控制区的自愿申请书——至少可以说，对几百名中立的观察者的正直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低估人类智慧的令人不可信服的企图。安卡拉再也掩盖不了土族塞人领导当局和土耳其部队为使希族塞人自愿离开占领区而采用的不人道手段。

行动受限制、权利被剥夺、恐吓、骚扰和越来越厉害的生命威胁——这就是处于土耳其占领区内的人民的暗淡生活景象。面对着这种屈辱和危险，有些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而不得不作出离开家园和放弃财产的决定却被侵略者指为“自愿”离境。但是，要不是为了切身生存的严重理由，谁会离开他的老家和放弃他多年辛劳的成果呢？谁会自由地决定放弃他的土地和财产，到难民营里去住那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呢？

凄凉的事实是：土耳其为了要象它所说的“土耳其统一化”和便利另一个令人憎恨的国际罪行——即占领区的殖民化——的永久存在，才采用这种大规模驱逐的手段。

在土耳其部队侵占塞浦路斯北部后不久，就组织了土耳其人自土耳其迁至塞浦路斯。这种形式的殖民化近来变得更为剧烈，造成大批的人口迁移，使安卡拉得以通过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特性，进一步推行它阴险的分治计划。为了便利那些“殖民者”移到塞浦路斯，土耳其政府在安卡拉和梅尔辛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事实上却成为分配别人房子和财产的中心。每天，这些办事处门前都挤满了成群的来自土耳其穷乡僻壤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他们都想夺取到一份战利品。

为欺骗世界舆论，土耳其起先说这些殖民者是季节性劳动工人和技术专家。

但是，随着这些人数的增加，加以留在占领区内的土族塞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工人依然处于失业状况，安卡拉因而意识到它所造的关于季节性劳动工人和专家的谎言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它只有改变说法，伪造另一个谎言：这些“殖民者”——其数目已达约45,000名而且不断在增加——是过去被塞浦路斯政府强迫移至别处的土族塞人。为了支持它的谎言，土族塞人领导当局还提出了伪造的数字。

登克塔什先生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那天说，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这段期间有30,000名土族塞人不得不离开塞岛。这个声明载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的土耳其特别新闻公报内。根据英国管理期间作的官方统计——英国人向来以统计数字的准确出名——那段期间移居别处的土族塞人实际上为10,625名。同样地切里克先生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那天称，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四年这段期间，有25,000名土族塞人移民到外国。事实上，那段期间的移民人数为6,481名，其中只有302名前往土耳其。另外，为了比较起见，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这段期间移民的希族塞人有79,185名。这些统计数字可供任何人查阅。安卡拉故意把数字加大的企图只是一种数学上的花招，其目的就是要掩饰它对塞浦路斯抱有的阴谋，而不顾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苦痛。事实上，我们不应忽略，土族塞人也因为占领国采取的政策而成为那些外人移入的受害者和歧视的对象。

进行驱逐和殖民化的目的实在太明显了。土耳其，正如我所说的，想要“纯一化”占领区和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特性，以为塞浦路斯的分治和土耳其的事实上吞并占领区铺平道路。同时，造成这些新的既成事实可使土耳其令人作呕地反复唱它最喜欢唱的“新现实”的调子，以避免国际间要求让难民返回家园和公平解决领土问题的压力。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采取的政策是：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并且企图用伪造的借口和歪曲的事实为自己向全世界辩护。土耳其称这种“既成事实”为“新现实”，还要求希族塞人和全世界接受这些新现实。原来的“既成事实”又添上了别的“既成事实”；原来的“现实”又变成了“更新的现实”，并且还有新的伪造理由和站不住脚的借口的支持。逐步解决国际问题

的政策事实上被土耳其用歪了：不是用于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是用于武力分解塞浦路斯共和国。

土耳其的参加两族间谈判应从它对塞浦路斯的不变意图——即分治塞浦路斯——来看。土耳其在谈判时采取的是拖延的态度，它在谈判桌上根本没有意思要塞浦路斯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安卡拉事实上想利用谈判的时间来巩固它在占领区的地位和摆脱国际社会和个别国家的压力。每当有人向土耳其提出在塞浦路斯作出让步的友善建议时，它总是往两族谈判上一推，没有任何作为。土族塞人出席谈判的代表也是这样，他得到严格明确的指示：阻止谈判有任何进展，并用一切办法——甚至食言毁诺或完全否认事实——使谈判陷入僵局。

土耳其采取的这种态度使一九七五年一月开始的两族间谈判完全失去意义。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详细叙述去年在维也纳和纽约举行的两族间谈判的细节，你们在理事会辩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前几次会议上已有机会听到这些细节。我只想说明，尽管我们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土耳其采取的态度使谈判失去意义，也就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大家都知道，一九七五年的谈判失败了，又恢复进行。在秘书长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下，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间谈判第五回合上，双方同意应在一定的期限内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各方面各自提出具体提议。希族塞人一方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于是忠于承诺，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了有关塞浦路斯问题各方面的具体和建设性提案，尤其是有关领土、联邦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的提案。

希族塞人一方在拟具提案时，是以塞浦路斯仍然维持它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为其主要目的，并以希望将塞浦路斯的前途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为方针，以确保塞浦路斯人民——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享有持久和平、进步和经济发展。

登克塔什先生对希族塞人的提案的反应十分令人恼火和难以接受。他拒绝提案内关于领土方面的提议，仅仅为了这方面的提案与秘书长在维也纳提出的程序建议有关，他并要求其他方案照合乎于他意思的方式提出。这种乖张作风再次证实了土族一方的顽固和欺诈，它想用种种借口避免就塞浦路斯问题的领土方面提出提案。

正如所料想到的，登克塔什先生随后提出的提案内没有关于领土的具体提议，却提出了他称之为“准则”的一些笼统原则和古怪观念。在细读这些“准则”时，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也许整个塞浦路斯岛还不足以满足土耳其的要求。此外，土族塞人一方就宪法方面提出的提议很明显地表示出土方并不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可生存的联邦，而是要建立两个关系泛泛的国家，使塞浦路斯共和国终将无可避免地陷于瓦解。

关于这点，两族间谈判的土族塞人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给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的信就清楚地表明了土耳其的意图。在这封信中，土族塞人谈判者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提出了某些条件和原则，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和原则，那就等于是使塞浦路斯分治，甚至会比分治还要更糟。从这封信可以非常清楚看出，土族方面的用意是要废除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对于土族方面提出的条件，即它所谓的土族区域和希族区域在人口上和地理上都应该各属同一种族的，每一区域应负责自己的防卫，又应作何和解释呢？土族一方的立场显然就是不要为建设性的谈判提供基础并且悍然反对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本概念，即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

安卡拉为了要延长塞浦路斯危机，显然在尽力巩固它在占领区的地位的时候，安卡拉和土族塞人领导之间却因为土族一方没有能就问题的领土方面提出具体提议而产生了转移责任的把戏。登克塔什先生私下提及安卡拉的政治困难；安卡拉也暗地提及土族塞人领导的强硬态度。假使当前的土耳其政府果真是为了内部的困

难而不能就公平解决方法作出必要决定，那么继续两族间会谈的效用就成问题了，这种独脚戏的会谈——直到现在事实一直是如此——又有什么意思呢？他们这种企图以推卸责任把舆论引入歧途的骗局，大家绝不可上当。40,000名土耳其部队的驻在塞浦路斯使安卡拉处于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事实。

安卡拉就是以我所提到的这种行为使会谈变成笑柄；它就是想要以我所揭露的既成事实执行它分治塞浦路斯的计划，并把占领区切实并入土耳其。安卡拉无论作出多么激烈的否认都不能掩饰它真正的意图，因为它在塞浦路斯的所作所为比语言更响亮。

从双方对会谈持有的态度来看，会谈似乎必然要陷入僵局的。希族塞人一方认为这个会谈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可通过这个对话使问题得到公平和永久的解决。只要有善意和抱着肯定的态度，对立的意见就可通过对话获得和解，歧见也可得到解决。但是，土耳其对会谈持有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土耳其认为这些会谈是消磨时间的好场合，可使它利用会谈的时间不受干扰地尽快把希族塞人从占领区赶出去并将占领区殖民化，以进一步推行它的分治计划。

土耳其对这些会谈的态度可从它对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维也纳签订的人道协定所采的立场看出来，这个协定当时被称为是一大成就。

我国政府，正如我所说的，已充分执行了这个协定内的各项承诺。

但是，土耳其对该协定却抱着毫无诚意、不守承诺的态度，这可从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S/12093)里看出来。

塞浦路斯政府依然认为两族间会谈是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和平、永久解决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会谈必须是有意义的、有效果的，就象秘书长在他报告第69段内所说的一样。

为做到这点，双方不仅要表现出善意，同时还必须要遵守它们在会谈上作的承诺：包括在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上达成的人道协定和第五回合会谈上达成的关于双

方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各方面，包括领土方面，提出具体提议的程序协定。同时，应立刻停止和纠正同这些协定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不相符合的一切单方面行动。

我很遗憾地报告各位，土耳其对2,000多名失踪的希族塞人平民和战俘这个纯属人道性的问题居然也采取了同样的专断和毫不合作的立场。

大家都知道，虽然大会第3450(XXX)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第4(XXXI)号决议通过了，土耳其军事当局到目前为止仍旧断然拒绝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合作，并一再拒绝让该委员会的代表到占领区去寻找上述那些人和收集、核查有关这些人下落的资料。

我不必强调这些失踪人士的家眷有多么痛苦难受；几乎有两年多了，他们仍不知道他们所爱的人是否仍然活着或已经被杀。

我极希望土耳其至少能表现出谅解，决定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合作，并依据上述大会第3450(XXX)号决议的规定向秘书长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以消除失踪人士的父母和亲戚所受的苦痛。

我所述的景象正是安卡拉所谓的塞浦路斯的“新现实”。我向理事会讲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对我所说的表示怀疑，他可以看看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S/12093号文件内所载的秘书长报告，六月九日的《纽约时报》在其社论内评论说“〔这份报告〕虽然充满了外交词令，……但念起来使人感到很不愉快。”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10段内说：

“联塞部队就象过去为土族塞人所做的一样，继续为了生活在该岛土耳其人控制地区的希族塞人的安全、福利和健康，设法执行工作。但是，联塞部队出入该地区仍然受到限制，而且自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限制更见严格。结果，只能在有限度的基础上执行人道工作。（S/12093，第10段）

我认为这一段和以下几段的意思非常明白，虽然轻描淡写地稍嫌简单。

报告第23段说：“由于这些限制——均列在第22段内——联塞部队对北部

的希族塞人除供给各种物品和分发社会福利金外，对他们的福利、幸福和安全无法作任何有效贡献。这些人正不断迁往南方。”（同上，第23段）

报告第26段说：

“在土族控制区内，联合国民警并不比联塞部队军事特遣队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同这些希族塞人接触，以求获得有关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情报时，都会受到土族塞人当局的监视，通常由土族塞人警察来监视，他们常常劝阻这种调查。（同上，第26段）

报告第29段说：

“联合国民警继续接获控诉说，北部的希族塞人不断受到压力，要他们迁往南部，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希族塞人控诉说，他们被迫签署离开区域的申请书，并接到警告说，不作此申请的人也非搬不可，而且不能带走个人的财产。……协议的审查迁移申请书的程序似乎执行得并不顺利。联塞部队实在无法查核人们是否愿意离开（同上，第29段）

现在我把第30段念一念：

“北部的希族塞人没有土族塞人当局的准许，不能离开他们自己的乡村附近。……教师人数仍然不足。……在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中学开学。”（同上，第30段）

第31段说：

“凯里尼亚地区的希族塞人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917人减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的177人，在卡尔帕斯地区，从7,890人减到7,194人。在过去六个月中，移到南方的希族塞人共有1,401人。目前迁移到南部的速率平均每日二十人左右。根据联塞部队所得的情报，卡尔帕斯地区已经没有完全是希族塞人的村庄了。因为在每一个村庄，都已经安插了数目不等的土族塞人或土耳其人。”（同上，第31段）

我只提到报告中的这几段而没有加以评论，这几段的意思本身已很清楚，同时我相信也证实了我对塞浦路斯局势的陈述。

由于我国的局势仍然处于严重状况，所以我今天才到理事会来要求支持我们为维持我国的独立进行的斗争。我呼吁这个庄严的机关根据目前的情况采取适当的行动。我们认为，安理会如果仅仅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是不可思议的。驱逐、殖民化、会谈陷于僵局以及失踪人士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需要安理会采取适当和有效行动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理事会绝不能忽略大会和安理会早先决议内所述的更广泛的问题，这些决议都应得到有效执行。

塞浦路斯人民极需理事会对我们的呼吁作出肯定答复，我也相信，对这个负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事会来说，作出这种答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主席：我感谢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那些赞美的话。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就任安理会六月份的主席。

在这个阶段的讨论中，我的发言只要着重指出三点。

第一，由于希族塞人自称代表塞浦路斯政府发言，我不得不再度说明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目前，有两个政府分别代表着塞浦路斯的两族，在这个时候自称代表塞浦路斯政府的主张是完全不相干的，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而且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只要土希两族无法达成使他们能在外交事务上统一发言的暂时或永久解决办法，这种情况就还会继续下去。

第二，希族塞人代表今天下午所作的恶毒妄言当然需要有人给予答复。不过并不需要我来针对他的话发言。我相信土族塞人的代表一定会答复他的。

最后，我也不得不声明，我对于目前讨论的性质和范围很不清楚。以前就同样性质的问题召开会议时，会议进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以前总是很早就有关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草案进行协商。当然，这是假定作为自一九六四年以来联塞部队驻留该岛的基础的安理会的政治概念不会修改。安理会将会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可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在明白看到安理会讨论的趋向和结果以前，不能对任何可能提出的决议草案表明态度。

在现阶段，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

主席：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说的祝贺的话。

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对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我非常高兴地向你表示我热烈而诚恳的祝贺。你对联合国事务，特别是对我们议程上的这一问题的广博经验，你的权威、声誉和学识道德都保证我们能顺利完成关于这一重要项目的辩论。你是一个与希腊具有最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这也是令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此外，我要特别谢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理事

国，容许我参加这个讨论。

安理会面前有秘书长要求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务期限六个月的提案。这一提案已征得塞浦路斯政府同意，也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

秘书长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的报告第71段(S/12093)说，联塞部队继续留驻塞浦路斯不仅是为维持安全理事会以前各项决议要求的停火所必需，而且也是为帮助寻求期待已久的和平解决办法所必需。我不能不对这段话表示同意。

我乘此机会代表希腊政府，向派出特遣队供联合国调遣和为和平服务的各会员国，以及向为维持和平而自愿捐款的各国政府，表示深深的感激和谢意。我们也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和联塞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及其手下的官兵，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下执行和平与人道的任务。

安理会在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时，除了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以外，还按照惯例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所涉及的较广泛问题和各方面。这件事已由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干练而有说服力地完成了，不需我再加重复。因此，我先要谈谈秘书长的报告，然后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看法。

去年十二月安理会就此问题进行辩论时，我国代表团曾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中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征兆，包括：在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领土内对联塞部队行动自由的限制，对在秘书长主持下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所达成协议的违反，以及占领国对北部希族塞人村落居民的基本人权的侵犯。我们还指出，在去年的最后六个月内，希族塞人的难民——在他们自己国家内的难民——问题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更形恶化，因为难民的数目又增加了1000名，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为止，难民总数已达183,000名。

大家今天都还记得，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第一八六三次会议时，各理事国都曾对两族间第三回合会谈所达成协议的极为重要的规定没有获得执行，对执行大会第3212(XXIX)和3395(XXX)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364(1974)、367(1975)和370(1975)号决议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表示关切。

六个月后，秘书长新的报告的确令人读来不可乐观。虽然我知道安理会各理事国对这份报告都已很熟悉，但是，我要征得主席先生的同意，请安理会注意报告中的一些突出要点，对于不说自明的地方，我一定尽量避免再加评论。

我要先引述第10段：

“联塞部队继续为了生活在该岛土耳其人控制地区的希族塞人的安全、福利和健康，设法执行工作。但是，联塞部队出入该地区仍然受到限制，而且自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限制更见严格。结果，只能在有限度的基础上执行人道工作。”（S/12093，第10段）

第22段说：

“在维也纳会议第三回合中，协议联塞部队“可在正常情形下自由进入北部的希族塞人村落和住区”（S/11789）。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联塞部队的联络队每周访问凯里尼亚区的希族塞人村庄，同样，也有土族塞人的警察陪同，与村民会面时他们也在场。”（同上，第22段）

我现在引述第23段：

“由于这些限制，联塞部队对北部的希族塞人除供给各种物品和分发社会福利金外，对他们的福利、幸福和安全无法作任何有效贡献。这些人正不断迁往南方。”（同上，第23段）

以下是第26段：

“在土耳其人控制区内，联合国民警并不比联塞部队军事特遣队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同这些希族塞人接触，以求获得有关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情报时，都会受到土族塞人当局的监视，通常由土族塞人警察来监视，他们常常劝阻这种调查。”（同上，第26段）

第29 段说：

“联合国民警继续接获控诉说，北部的希族塞人不断受到压力，要他们迁往南部，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希族塞人控诉说，他们被迫签署离开区域的申请书，并接到警告说，不作此申请的人也非搬不可，而且不能带走个人的财产。由于现有的限制，联合国民警很难对这种控诉进行调查。土族塞人一方表示所有迁往南方的希族塞人都是出于自愿的，并未受到任何压力，这种控诉往往目的在诋毁土族塞人一方的信誉，并在南部领取失所人士福利金。协议的审查迁移申请书的程序（S/12031，第5段）似乎执行的并不顺利。联塞部队实在无法查核人们是否愿意离开。”（同上，第29段）。

关于这一点，我想念一下登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

“土耳其现在正在加紧进行驱逐仍留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行动，以制造一个纯属土族的国家。北部地区现在只剩下约8,000名希族塞人，大部分住在北端的卡帕斯半岛，而且人数正日益减少。

“据外交界的消息，土耳其的办法是把希族社区的领导人找来，给他们两个选择：立即离开，不准带任何东西，或在一份正式离境申请书上签署，然后带着财物离去。只要领导人一对这样的压力屈服，其余的人通常都跟着离开土耳其就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愿离开的。

“在土耳其入侵以前，土族塞人只占塞浦路斯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入侵之后，他们发现土地太多，无法完全利用。因此，登克塔什行政当局一直在鼓励象凯克利克这样的家庭从土耳其移民到塞岛去，以增加土族的人口。

“土族塞人官员坚决表示，新到北部的移民只有以下三种：多年前离开的土族塞人，随收获季节迁移的工人或为特定工作移入的技术人员。但是对凯克利克先生和另外至少六位移民进行访问的结果，证明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外交界人士估计，已有15,000人从大陆移到这里，有些移民团体显然曾在土

土耳其经过组织和受到鼓励。……”（《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第14页）

以下我继续引述秘书长的报告。第30段说：

“北部的希族塞人没有土族塞人当局的准许，不能离开他们自己的乡村附近。……教师人数仍然不足。……在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中学开学，因此许多中学年龄的学生都搬到南方去了。……”（S/12093，第30段）

上述各段中所述土耳其当局在被占领地区蓄意采取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在秘书长报告的第31、32和36段有所叙述。我首先引述第31段：

“凯里尼亚地区的希族塞人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917人减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的177人，在卡尔帕斯地区，从7,890人减到7,194人。在过去六个月中，移到南方的希族塞人共有1,401人。目前迁移到南部的速率平均每日二十人左右。根据联塞部队所得的情报，卡帕斯地区已经没有完全是希族塞人的村庄了。”

我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在每一个村庄，都已经按插了数目不等的土族塞人或土耳其人。希族塞人当局估计有44,000名土耳其人移民到土耳其控制的塞浦路斯地区。土耳其方面没有把任何明确的数字告诉联塞部队，但是说大部分的土耳其人都是专家或季节性工人，前来该岛只是临时性的。（同上，第31段）

现在我引述第32段：

“在法马古斯塔地区，据报希族塞人所有的很多商品和其他动产已被人从商业地点和其他房地搬走。”（同上，第32段）

第36段的一部分说：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的政府统计数字显示共有184,143名希族塞人现在正在南部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这个数字反映出自从我提出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八日的报告(S/11900,第35段)以后又增加了1,143人,这主要因为希族塞人继续从北部迁到南部。”(同上,第36段)

最后,我引述第65段:

“北部希族塞人的处境也令人极为忧虑,不只是基于纯粹人道的理由,也因为它使两族之间更见紧张,很可能便在塞浦路斯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受到不利影响。”(同上,第65段)

从秘书长的报告所得到的明白印象是,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面对着一个经过详细制订和系统执行的具体计划;尽管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第6段敦促有关各方不要采取违反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片面行动,包括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的行动,从现有的证据看来,这个计划似乎是想彻底消除塞浦路斯北部所有希族塞人的影响,用“土耳其人”对北部地区进行殖民。

就象以前的难民所遭遇到的待遇一样,这些新的难民的家园和其他私产都被人侵占,一个勤劳民族千百年来的劳动果实就这样遭到剥夺,这些劳动果实的合法所有人遭到驱逐。大家都知道,这块地区的财富占全岛的百分之七十,而如秘书长报告第31段指出的,在那里的房屋、工厂、果园和对旅游业的大量投资都正被没收,送给土族塞人或“土耳其人”。

这种整批清除当地居民并没收其一切财产的作法,不仅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具体规定,违反了关于被占领领土居民待遇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条约的规定,而且我认为,还公然违背了《宪章》和联合国坚持的一切原则。

现在,回头来看看塞浦路斯问题的一般情况,我们不能不再次注意到,塞浦路斯内部和邻近的局势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有恶化的征兆。

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看到迅速从塞浦路斯撤出外国部队和停止外国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等这些联合国决议的规定获得执行,反而看到,在土耳其于一九七四年七

月和八月连续两次入侵塞浦路斯的两年之后，（约占不结盟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百分之四十的大块土地自然遭到打着仅占全岛人口百分之十八的少数民族招牌的军事占领；不仅如此，也没有正式表示过何时结束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违反了大会第3212(XXIX)和3395(XXX)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367(1975)、370(1975)和383(1975)号决议，违反了《宪章》的条款，违反了载有《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第2625(XXV)号决议的规定，违反了载有侵略定义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14(XXIX)号决议的规定，也违反了不得以武力取得领土的基本原则。

此外，尽管有《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规定，我们不但没有在非常重要的难民——占全岛人口三分之一——问题上看到什么进展，而且还看到在日益恶化。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有这些原则和规定都遭到蔑视。 我们相信，安理会一定会负责监督，使这些原则和规定立即得到执行。 最重要的事是使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和维护。

象过去几次一样，关于秘书长斡旋任务的秘书长报告第五章很令人失望和担心因为它再反明白指出，化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经过了五个回合的两族间会谈之后谈判还没有谈到实质问题。 理由是很清楚的。 每当希腊裔人一方要讨论实质问题时，就会碰到程序问题；它要想解决程序问题时，就会碰到“先决条件”或其他初步的障碍。 这些阻力总是使谈判无法进行。

我认为，谈判无法进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大会第3212(XXIX)和3395(XXX)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367(1975)、370(1975)和383(1975)号决议已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平解决奠定了基本原则。 这些决议还赋予秘书长进行斡旋的任务，以期通过两族代表在平等的地位上自由举行的有意义和建设性的谈判，达成基于两族基本正当权利的协定。

关于这一点，我要声明，希腊政府自塞浦路斯危机发生以来，为了希望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表现了最大的节制、诚意和和解精神，我们就象过去一样，现在和将来都全力支持秘书长的任务。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阁下为寻求塞浦路斯的和平解决办法作了辛勤不懈的努力，我要乘此机会声明我国政府对他的高度谢忱。我们向他和他的杰出同僚——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和厄克特先生及他们的助理人员——表示深深的感激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70段中的话，就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通过两族代表进行谈判仍然是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好办法。秘书长在其报告第69段说，他和他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随时准备继续努力，以消除妨碍恢复进行谈判的各种障碍，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他在报告的同一段中又说，在从新谈判以前，必须能合理保证谈判是有意义和有效果的，我们完全同意这确实是关键所在。

关于这一点，请容我提及我国代表团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三日在安理会的发言。当时我们就用同样的措辞表示，进行谈判应有诚意，谈判应有意义，我们还请安理会注意，绝不能把谈判过程作为拖延的手段，以图延长既成事实，制造所谓的“不可逆转状态”。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也同我一样，觉得秘书长的报告证实了我们所担心的事。

整整一年之后，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任何进展，还面对着秘书长报告第65段所说的情况：

“北部希族塞人的处境也令人极为忧虑，不只是基于纯粹人道的理由，也因为它使两族之间更见紧张，很可能使在塞浦路斯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受到不利影响。”（S/12093，第65段）

秘书长还说：“……应该遵重和执行早先几个回合达成的协议。”这话也是一样具有深长意义的。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重申，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只有遵照《宪章》的基本原则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通过认真、诚恳、有意义的谈判来寻求。对这样的解决办法的寻求现在尤其迫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因塞浦路斯现状的拖延而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危险。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所说关于我的好话。

现在我要提到安理会早些时候所作的决定，即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定邀请阿塔莱先生。 我了解阿塔莱先生准备现在发言，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塔莱先生：谢谢主席，也谢谢所有安理会的理事国，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当前情况发表土族塞人的观点。

首先，我愿向安理会提起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我国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阁下给您和秘书长的，关于塞浦路斯在安理会的代表权的信。

“我获悉希族塞人政府已派出一个由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率领的希族塞人代表团，企图在即将于纽约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代表‘整个塞浦路斯’。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对阁下提到塞浦路斯的代表权问题，敬请你注意以下的法律和事实问题：

“(1) 一九六〇年的宪法对土族和希族参加共和国政府及其所有机构有明文规定。 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以两个不同民族存在为基础的，所以在法律上来说，任何一族未经另一族同意是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

“(2) 你应该还记得，土族塞人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武力赶出政府。 从那时起，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就不断遭到希族塞人的破坏。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的政变是对共和国宪法体制的致命一击。

“(3) 土耳其为拯救由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国而采取和平行动后，两族各自成立的政府已得到三个保证国——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在日内瓦所作宣言的承认。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承认了塞浦路斯有两族存在，并强调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是土、希两族共同关心的事，应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来加以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希族塞人政府全然不顾上述事实，继续企图在国际论坛上代表整个塞浦路斯，这违反了上述大会的决议，而且显然缺乏任何法律根据。

“总之，我愿重申，希族塞人政府派往纽约的希族塞人代表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视为代表整个塞浦路斯政府，尤其不能代表土族塞人。在安全理事会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土族一方将由我们在纽约的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代表。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总统

腊乌夫·登克塔什（签名）”

我也希望代表土族塞人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普雷姆·钱德将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官兵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由衷的敬仰和感激。我也要向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提供人员和财源的国家表示感谢。

我很注意地听了希族塞人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的发言。我的族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非常不同意。如果安理会允许的话，我愿在以后针对他的发言作详细的发言。在现阶段，我要先说明土族塞人的观点。

安理会又一次来开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很多问题立即涌上我的心头。

为什么塞浦路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符合现实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希族塞人事实上是否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以两族平等为基础的独立的塞浦路斯？在这个以两族平等为基础的独立的塞浦路斯，希族塞人将不能再有机会把希族的想法强加在土族塞人身上。我想要回答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以便各理事国清楚地了解塞浦路斯问题的真实情况。

自从安全理事会上次开会以后，对塞浦路斯和平解决最有贡献的重要事情莫过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土耳其和希腊所签订的布鲁塞尔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的结果，希土两族间的谈判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在维也纳重开。土族塞人当时真诚相信并期待的是通过布鲁塞尔协议的程序和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珍贵的贡献，将可获得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然而，单是土族塞人的好意和决心还是不能达成解决，除非希族塞人也抱有同样的态度。

很不幸地，希族塞人似乎并不真诚地希望为塞浦路斯谋求和平而持久的解决。过去几个月来希族塞人一直努力暗中破坏布鲁塞尔协议和维也纳协定，并制造危机来拖延上述协议和协定的执行。他们的目的在迫使两族间的会谈陷入僵局，然后把责任推到土族塞人这一边。为什么呢？为了要使世界舆论误信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件威胁世界和平的国际问题，因此而获得世界舆论对他们的支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希族塞人对执行上述协议和协定所采取的政策，对于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在第五次希土塞人两族间谈判时，双方同意照布鲁塞尔协议，交换双方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根据这个协议，希族塞人应向土族塞人就塞浦路斯所有问题提出建议，包括领土问题在内；土族塞人则应在十天内提出答复。尽管有这么明白具体的协议，但是在马卡里奥斯一心要制造人为危机的压力下，希族塞人一方竟否认维也纳协议，以图破坏谈判，在限期过后十天才提出“暂不发表”的建议。这件事使得登克塔什总统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把谈判时的录音公开，在这窘困的情况下，希族塞人才依照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把它们的建议交给土族塞人。

然而，希族塞人一方显然决定要继续在两族谈判中制造障碍，从而破坏和平谈判。在为了提交建议这件事而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危机之后，克累里季斯先生被迫辞职。这样一来，使希族塞人唯一的温和派领袖，九年来两族谈判中的希族首席谈判代表撤换的计策终于成功了。这件事对两族间谈判的顺利进行又是一个打击。他们后来宣布，克累里季斯先生的职位将由塔索斯·帕帕多普洛斯先生接替。

希族塞人一方用各种方法阻挠布鲁塞尔协议和维也纳协议的兑现。他们企图以撤换长期以来的希族塞人谈判代表格拉弗科斯·克累里季斯先生来破坏两族间谈判，并继续采用恶意的策略，以达到制造危机的目的。希族塞人一方想通过这些方法使全世界相信塞浦路斯正在走向危机。这一次，希族塞人一方竟想利用联合国秘书长的名义。

希族塞人一方有关塞浦路斯领土方面的建议，提得象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自从第五次维也纳谈判以来，希族塞人一直利用他们自己的报纸，以及他们和各国

外交官的接触，散播着这种观点。这些阴谋的目的，在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好象我们在为领土问题跟联合国秘书长讨价还价，把联合国的道义压力统统往我们头上压；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不妥协的是我们这一边。显然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以虚假为基础的原则是不能做为谈判的基础的。至于利用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名义，不但是不应该，而且如果让它继续下去，也会完全破坏秘书长在谈判中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对希族塞人这种说法，联合国总部已指示雅典的联合国新闻处予以正式驳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在纽约也再予正式驳斥。

尽管瓦尔德海姆先生向希族塞人的行政当局明白要求，不要在建议里牵涉到他，希族塞人一方仍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盗用秘书长的名义。这样做是有诚意吗？这种做法跟期求达成和平解决的愿望一致吗？

最近这一件事，确实证明了马卡里奥斯行政当局并不想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合乎实际的和平的解决。总而言之，希族塞人的建议缺乏远见，离开塞浦路斯的现实太远。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事。在那一段时期里，土族塞人受尽了武装攻击，压迫，以及各种各样的歧视。他们完全忽略过去，企图把塞浦路斯问题说成好象是一九七四年才开始有的。

希族塞人不能接受现实，就是他们过去十二年来一直企图消灭土族塞人，今后再也不能硬要他们的塞岛同伴一切听他们的了。现在土族塞人已经聚在一个地区，而且决心保持这种状态，以免象以前那样成为人质，可以任人消灭。

在此应该指出一点，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希族塞人的议会一致通过了以下的一项决议在今天仍然有效。

“本议会体念希族塞人长久以来的愿望，特此宣布：无论在任何逆境下，绝不停止全体希人所支持的斗争，直到这个斗争在整个不受分割的塞浦路斯不经任何过渡阶段地和祖国统一而达到成功为止。”

从这个清楚明确的声明看来，土族人岂能相信希族人现在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理想，转而主张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

然而，土族人真正的不安还不仅是上面所说的决议里所表明的目的。而是土

族塞人二十五年多以来所经历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上反映出这种目的的无数事件。不幸的是，希族塞人今天在态度上并没有任何改变。

至于希族塞人关于土地的建议，除了他们利用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名义以外，并不反映塞浦路斯不动产的真正分配情况。依照第五次维也纳谈判的决定，对于塞浦路斯问题中的这方面，随后将有详细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只要说明一点，希族人今天的宣传完全不对，土族人实际上拥有塞浦路斯私有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除此之外，土族塞人对国有地应有的份额，算起来又有百分之二十五。然而，这些土地和土族塞人一样，零星地散播在塞浦路斯各地。这样的人口和土地分布，使得希族塞人所以能够从事压迫土族塞人的各种活动，以期最后从塞浦路斯消灭土族塞人。塞浦路斯今天出现的事实，只不过是财产的安全，把土族塞人的土地集中起来，为了生命的安全，把土族塞人聚在一起而已。

今天，在土族塞人控制下的领土面积是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为了企图表示土族塞人现在控制着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希族塞人在他们的宣传中是把无人地带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区也算做是土族塞人所控制的。简言之，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今天所说的话完全不对，土族塞人现在手中并没有一寸土地是未予补偿的希族塞人的土地。一九七五年离开南部的以及一九六三年被迫离开家乡的土族塞人所放弃给希族塞人的土地，超过土族塞人现在所控制的原为希族塞人的土地。

塞浦路斯的人口比例，也是塞浦路斯问题中常被希族塞人提出来的一面。岛上目前的人口比例，是多年来希族塞人精心策划的政策和对土族塞人压迫的结果。

不管怎样，在讨论从宪法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某一个时期的岛上人口比率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曾经有一度，塞岛上的土族人是多过希族人的。事实上，由于长期受希族塞人的压迫而离开塞岛的许多土族塞人，现在不但是从土耳其，也从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回到塞岛来。大多数联邦国家的标准并不是人口的比率，而是构成两个邦的两族人在中央政府一级应有平等的代表权的原则。现在的塞浦路斯人口比率是希族塞人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目的而硬扯进来的无关紧要的事情。

为什么希族塞人还不接受现实呢？很不幸地，根源在于马卡里奥斯被认为是国家元首这件事上。

国际社会宽恕了一九六三年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又承认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为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使得马卡里奥斯相信，他可以通过一系列既成事实达到他的目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挠他。因此他更加傲慢。今天对马卡里奥斯的 support，将造成同样的结果，除了继续他的倔强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希望塞浦路斯问题有一个和平持久的解决，就应该支持正义的一边。换句话说，应该支持塞浦路斯以两族平等为基础建立一个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在一切国际论坛上也应该平等对待土族塞人。如果能使马卡里奥斯相信塞浦路斯并不是希腊的一个岛，这将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

至于土族塞人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首先，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土族一方提出了设立过渡性联合政府的极有建设性的建议。土族一方希望这样一个政府的设立合乎希、土两族人的共同利益，并可毫无迟延地保证两族间相当程度的合作。这个愿望表达在我们的建议里：

“土、希两族和平共存，在所有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权限、在单一联邦国家之内密切合作、共同生活的实现，首先必须建立信心和互相信任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有利于促进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福利和繁荣，也有助于加强这个区域的和平。抱着这些目标，并在不妨碍最后的政治解决的情形下，假如能够建立一个过渡性联邦联合政府，同时两族的领导人能够为此作出包含有他们对下列基本原则的正式协议的联合宣言，就会铺平道路，使问题能够尽早获得公正、持久的政治解决。

“过渡性联邦联合政府应保证遵守下列基本原则：

“1. 原本以两族的合作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应当是一个独立、领土完整和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两个民族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权限。

“2. 在任何情况下，塞浦路斯都不得整体地或部分地以任何形式同任何其

他国家合并。

“3. 塞浦路斯应奉行不结盟政策，加入不结盟国家的行列。

“4.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塞浦路斯岛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危害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活动。

“5. 土、希两族应有充分自由，民主地奉行和提倡各自的宗教、文化和传统。宗教应严格限制在联邦国家的权限范围以外。

“6. 在国际场所应严禁两族以任何形式进行反对对方的敌意活动，在国内则应竭尽全力，促进两族之间和平、和解和合作的风气。”(S-11325号文件，附录一。)

很不幸地，这个建设性的建议未被希族塞人一方接受。这也难怪，因为这将使符合现实的解决更有可能，那是不利于他们的最终目的的。也将结束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在塞浦路斯外交事务上违宪的独霸局面，从而无法恣意毁谤土族塞人。

尽管希族如此倔强和缺乏诚意，最近几个月来土族一直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作出一切努力。我们最近的一些建议反映出我们的愿望：建立一个保证塞岛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两族生命财产安全的独立的塞浦路斯国。

现在，应该是把我们的建议和这些建议所依据的理由说出来，好让安理会各理事国来判断我们的诚意的时候了。

希族一方一直在指责我们不妥协。事实上，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的立场并不清楚，而土族塞人的政策则很清楚。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基于两族平等和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独立、不结盟、有独立主权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过去二十年来的事实和痛苦的经验，以及塞浦路斯今天的现实，使得塞浦路斯必须建立一个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这是使岛上两族和平共处，唯一切合实际的现实的解决办法。

至于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这一点，我想最好是把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在第一次维也纳两族谈判结束时为审议塞浦路斯问题的宪法方面而成立的专家委员会中，土族塞人成员有关这方面的发言略述一下。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建立以后，根据苏黎世和伦敦协定，（根据两族族内事务自治，政府事务共同治理的）职能联邦制试行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证明就土族塞人生命财产的保障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的武装大屠杀，迫得两万四千土族塞人离开家园，迁往较安全的地方，这样就造成了分布在塞浦路斯各地的所谓土族塞人飞地。

“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七四年七月，这种多地区的行政——就是土族塞人治理自己的飞地——也证明不合适。这段时期的许多事件，例如：一九六三年对尼科西亚土族住区的攻击，一九六四年对科基纳地区的攻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对科菲努和圣西奥多罗斯的攻击，以及随后的全村大屠杀和掩埋尸体的千人冢的发现，例如一九六四年在圣瓦西利奥斯，一九七四年七月至八月在阿洛阿、马拉萨（穆拉塔加）桑达拉里、托克尼等地的发现，都证明这种实验是不合适的，危险的。所有这些武装攻击，恣意杀害和集体屠杀都是由自称“国家安全部队”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武装人员干出来的。这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塞浦路斯多地区制度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下去，土族塞人区的居民将会成为希腊人和希族塞人任意宰割的人质。

“过去的实验对土族塞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太大，自从一九五五年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恐怖活动开始以来，有将近三万的土族塞人曾经三次成为难民。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人口大移动，土族塞人住在北部，希族塞人住在南部。人口向两个地区集中，使得多地区的解决办法不切实际。土族塞人一方的主要关心是：达成一个政治解决，以保证土族塞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使他们能够和希族塞人和平安全地生活在一起。

“鉴于上述事实，如果还要期待土族塞人再冒一次危险的实验，那将是错误、不公平而不切实际的。两族人各自和平安全地治理自己的地区，两地区联邦政府，才是有效保障土族塞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最起码的政府形式。”

事实上，这样解决的基础已经存在，要不是希族塞人的倔强和否认在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主持下自由进行的两族间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可能已经达到了。

那些原则上已经双方同意的协议要点如下：第一，两区联邦制；第二，中央政府权力有限但权限完全规定清楚；第三，两族根据平等的原则参加中央政府。

很不幸地，希族塞人为了进一步推行破坏两族间谈判的目的，上述协定已被否认，也不见有执行的尝试。

我们认为两地区联邦制对塞浦路斯的独立是必要的，对两族生命、土地和财产的安全也是必需的。

至于难民问题和土耳其武装部队的撤离问题，已变成希腊宣传的主题。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希族塞人一方面一直以他们典型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以难民问题的解决和土耳其军队的撤离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先决条件。土族塞人一方的回答是先求政治解决。一旦在政治方面达成协议，难民和土耳其军队的问题可以包括在政治解决的范围内来讨论。说是在二十万难民回到家园的条件下，马卡里奥斯就会接受两地区联邦制的论调，纯系希腊旨在混乱世界舆论的宣传。我还顺便提一下，希腊人还把离开土族塞人地区的希族塞人数字夸大。在他们自己的文件里，他们承认真正的数字是九万人左右。

凡是熟悉塞浦路斯社会结构的人都明白这种先决条件只表明希族一方的存心不良。这个问题已经由于一九七五年八月第三次维也纳协议所达成的自愿交换人口有效地解决了，他们今天仍要坚持离开原居地的希族人回到土族居住区去，内心里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弄散土族人的土地和人口，以削弱土族，从而使它不能成为希塞统一运动的障碍；第二，为希族塞人领导人呼吁“长期斗争”所将造成的未来冲突中的希族塞人游击队准备重要基地、隐藏地和支持。

为了达成塞浦路斯的协议，我们请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放弃它一贯的目的，对塞浦路斯问题采取切合实际的态度。这是他们能对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持久解决作出贡献的唯一途径。

我要再重申一次，土族塞人一方认为达成和平解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两族间的诚意谈判，而且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以两区制和两族平等为基础的独立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

土族一方期望其友好和切合实际的建议会得到相应的反应。如果没有相应的反应，拖延塞浦路斯问题的责任便落在希族一方，他们至今仍拒绝接受塞浦路斯当前的现实。

总结起来，我们希望希族一方能面对现实，要知道企图欺骗世界舆论而散播指责土族人的虚假宣传，以及呼吁长期斗争，对塞浦路斯的和平解决是毫无帮助的。

我们土族一方仍旧认为根据布鲁塞尔协议范围举行两族谈判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仍然等着收到希族一方提出合理而切合实际的建议来。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表示同等的意愿和诚意，以便尽速达成塞浦路斯问题和平、公正而持久的解决。

主席现在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我很高兴，阿塔莱先生，如他所说，代表土族人发言，提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由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外交部长在布鲁塞尔签字的会议记录。这就给我机会，主席先生，经你许可，把会议记录全文读出来——这个会议记录已经我国政府的要求而公布了——以终止土方散播的曲解。

布鲁塞尔会议记录的法文全文如下：（用法文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布鲁塞尔会晤的两国外交部长对下列事项获得协议：

“1. 请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两族代表不要附先决条件地继续谈判，以期就包括下列事项的议程达成一揽子的协议：领土问题、联邦结构、中央政府的权力。

“2. 这些问题的细节由两个小委员会来审议。必要时可在需要的限度内邀请希腊和土耳其的专家参加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3. 两国外交部长将鼓励两族代表积极响应秘书长的呼吁，接受在秘书长主持下尽早召开第一次会谈的日期。

“4. 在会谈尚未结束以前，有关各方将避免透露可能已达成临时协议的各点内容，因为这样做是违反一揽子协议的原则的。同时，各方将避免发表会妨碍已经获得的进展的任何声明。因此每一方都保留否认与本协议相反的声明和泄露的权利。”

如果我的了解没错，阿塔莱先生说希族塞人没有遵守布鲁塞尔协议的规定，因为协议规定希族塞人应该比土族塞人早十天提出关于领土问题的建议等等。我刚刚念过的全文里找不到这样的规定。我把对这件事的判断留给理事会。

我现在在理事会发言，我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确实情况交代清楚。现在我就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这个协议纯属程序性质，因为它只建议谈判的方法，即一揽子的方法。我不需要跟各位说明什么是一揽子的谈判。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深入细致的谈判，包括着必须获得整个儿解决的许多方面。这就是那个协议的意思。

这个协议的第二段规定，塞浦路斯问题三方面的细节——我强调这个“细节”——可由小组委员会审议。在小组委员会讨论任何“细节”以前，必须先通过一揽子协议的程序取得一个大家同意的基础，这是合乎基本逻辑的。维也纳第五次两族谈判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两族代表将于五月间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在维也纳再次会晤，以期在把问题交给在塞浦路斯的混合委员会以前能确立一个共同基础。”
说话和公报所说的相反，未免荒唐和矛盾。

布鲁塞尔协议的目的在鼓励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恢复陷入僵局的两族谈判。这一点在布鲁塞尔协议内说得很清楚。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无法了解这个协议怎么能和任何实质问题或协议以外的问题扯在一起。因此我们反对任何对布鲁塞尔协意的故意曲解。

既然土族一方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有正当理由指出，土族一方多么不尊

重两族代表应该毫无先决条件地继续谈判的条款。从秘书长报告的附录^{FF}，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土族塞人代表给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信中可以看出，那封信的第三段(a)到(e)不是别的，就是一大堆先决条件。

主席：现在我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们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要简单地回答希腊大使。他读了布鲁塞尔协议全文，当然我不想就那全文的内容跟他争论。我有一份英文全文，是和法文全文一样的。协议全文里并没说到希族塞人一方要先提出建议，但这却是土希两国外交部长在布鲁塞尔讨论时我们的了解。

无论怎样，不管当时有没有这样一个协议，维也纳第五次两族谈判时的决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一次谈判明白地决定，希族塞人要先提出建议，然后在十天之内土族塞人要提出建议。这就是双方谈判代表回去后，在尼科西亚造成程序争论的原因。也就是克累里季斯先生辞职的原因。如果我们对那次风波经过情形所知正确的话，克累里季斯先生曾向记者发表声明说：他没有向他的上司报告这一点。

当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他便被迫辞职了。因此，在布鲁塞尔协议里有没有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维也纳协议里有这么一点。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我要谢谢土耳其代表所说的话。实际上，我的意思正是我们不应该把不相干的事情混为一谈。在维也纳发生的事只能在与维也纳有关的地方引用。我们不能毫无理由地提到布鲁塞尔或其他协议。我们说话要负责。我认为一个人在这些事情上应该小心，因此我有正当理由把在维也纳发生的事和在布鲁塞尔协议里记载的事弄清楚。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声明，我们很重视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而且我们非常愿意遵守这个协议。然而问题是：我们已经提出

我们具体的建议，而土族一方却到现在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

主席：如果现在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我将宣布闭会。

依照非正式协商后同意的安排，安理会将在六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继续审议这件事情。

下午七时三十分散会
